唐史論斷 附錄
新舊唐書雜論
五代春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史論斷

附錄

孫甫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藝海珠塵函海學津討原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粵雅得吳翊鳳鈔本與學海藝海兩本互勘重刊故據以排印

序

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全而意全。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全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光輝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僅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皐、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勛。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記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言。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答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則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

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敍事詳備。差勝於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帙。粗成一家言。才力不盛。敍事不無疎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

目錄

卷上

召突厥兵
殺劉世讓
復置十二軍
卽位改元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與聞
朝廷之制
殺盧祖尙
房杜相業
命李靖爲僕射
命李靖討吐谷渾
魏公諫諍
立太子
立建成爲太子
殺劉文靜釋裴寂
放宮人
魏鄭公論治
責封倫舉賢
任房杜
魏公不避形迹
處置降虜
封禪
貶權萬紀言利
以高昌爲州縣
親征高麗

劉洎賜死
降李勣疊州都督
命李勣爲僕射同門下三品
降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乾封改元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殺裴炎
狄仁傑薦張柬之
韋后安樂公主弒帝

卷中

景雲年
姚元崇相
酸棗尉袁楚客上疏
用李林甫平章事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
後宮不著名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在位改元
殺上官儀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
李敬元統兵
不稱武后年名
張柬之遂廢武后
帝王細務
開元尊號
盧懷慎謚卒
張九齡乞斬祿山
册忠王爲太子

用王鍔聚斂
李光弼殺崔衆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李峴降岋州
顏眞卿降峽州
李棲筠卒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盧杞姦邪
疑忌李晟
卷下
李絳料魏博事勢
李鄘辭平章事
裴度罷相
韋處厚乞相裴度
貶杜元穎
輔璆琳稱祿山無事
賊陷睢陽害張巡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李寶臣復叛
開豐州零陽渠
陸贄論吐蕃
李晟論張延賞
崔損卒
用裴度相
注意相
失河北
劉堯明弒昭愍
辨朋黨

保全內臣
不能制內臣
李德裕讓太尉
貶李德裕
令狐綯縱賊
鄭畋罷相
朱全忠弒帝
鄭覃言開成政事
殺陳王
不能駕馭李德裕
無人君大體
用韋保衡路巖相
李克用乞誅朱全忠

唐史論斷卷上

宋 孫甫 撰

高祖

召突厥兵

論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款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爲勝何乃聽文靜一時之謀遽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寶金帛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盡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立建成爲太子

論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繫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平世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尙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常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甯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殺劉文靜釋裴寂

論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爲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疎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爲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厚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兼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殺劉世讓

論曰兵之用間爲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不知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爲便今得其地守之是阨其入寇之路也世讓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己國通謀其情固易察耳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復置十二軍

論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懈也中夏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甯便欲爲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乃謀遷都以避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令復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此盛矣

太宗

放宮人

論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著於經典者可見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桓者不肖出仕矣蓋人君廣置嬪御其損有三侈費甚也內寵多也怨女衆也侈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爲難諫正而不願仕也況隋煬荒虐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美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宮欲不荒恣得乎賴聖子承之立矯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卽位改元

論曰或問春秋書國君卽位必於元年正月明新君踰年卽位改元也此書卽位踰年豈春秋之法乎答曰尙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卽位改元之法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旣爲天子乃釋冕反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虛故於柩前卽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子不待踰年卽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卽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國史書卽位以表之此雖明不待踰年卽位元年見新君之法不知聖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卽位雖稱元年必

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侯奉王制而卽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卽位之法乎又後代事艱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勢有不便矣故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卽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尙書定位春秋改元見新君之意也

魏鄭公論致治不難

論曰帝王與治之道在觀時而爲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又言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孔子教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若非聖哲或行仁政未能變通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期月可也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中書門下議事使諫官預聞

論曰太宗之任諫官眞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實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則爲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則

亦志伸而道行。豈必欲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親覩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君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得其道。

責封倫不舉賢

論曰。封倫眞姦人。太宗眞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薦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衆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眞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不樂進賢之情一也。又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則不爲己之黨。此所以不樂進賢之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而進之。或有大過。爲己之累。此不樂進賢之情三也。封倫之情。正任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慚懼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者進矣。

定朝廷之制

論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英才。不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正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官。並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敢不正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陰邪之事自絕矣。疎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爲人君者能遵行之。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雜。而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制之嚴也。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之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疎賤者言事無雜。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遽太宗之英睿。朝廷豈不尊。天下豈不治也。

任用房杜

論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者也。知房喬、杜如晦之賢。而付以

國事。房杜方盡心職事。己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廣。然慮小臣聞言。漸害於事。公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喬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以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以爲法。

殺盧祖尙

論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綱紀弛而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勢。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聞一令。罔不靡然從之。此無他。聰明之性。至公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盧祖尙丁其時。荷其任。乃委曲思慮。以身爲計。遂成驕慢之態。宜乎獲罪矣。然殺戮、刑之極。施於驕慢之罪。此似過中。人臣驕慢。則殺之。復有罪之極者。何以加刑。若祖尙之罪。逐於遐裔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魏公不事形迹

論曰。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戚也。以此避嫌而不舉。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爲人譖。將被刑戮。將行竄逐。其人或己之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辯。又如有姦惡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以爲國計也。夫有賢未用。

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觀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公爲人所譖。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賴魏公自陳。太宗尋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幾失大公之道。

房杜相業

論曰。或問房杜之相。謀議施爲。不見赫赫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觀時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講天下事。固詳。太宗卽位。遂命作相。付任之專。不與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盡其才。此房杜得佐主興治之要道也。以至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以垂憲於後也。其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籌事。太宗從之。以太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籌。其賢又可知也。卽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慚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言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諫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爲爾。後世賢房杜而不見其功者。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事之要可也。

魏鄭公温彥博論處置降虜

論曰安邊之術其難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辯論豈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計何至納温彥博曲議處虜內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慮之不審乃如是乎夷狄之態弱則伏人強則爲患禮義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懷其心從古而然也頡利之敗其部落之降者豈慕德義而來正爲逃死之計耳置之塞外分酋長以主之足示好生之德何過處置有差也蓋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餘不能爲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懷之夸大盛德以示萬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彥博之議突厥餘衆若遣居河南綏懷德惠終無叛逆此固妄言豈能惑其聰明哉及數年有變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命李靖爲僕射

論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況靖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軍無綱紀致以虜中奇貨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貨若果有之散之兵衆正待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甯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爲君何至以奇寶爲意猜疑賢將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責靖之忠誠無所觖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讒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封禪不著於經

論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仲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命李靖討吐谷渾

論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以吐谷渾拒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勛臣首．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亟見執政請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盡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鬬權萬紀言利

論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眞得天子之體．天子爲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愛民．愛民之要．莫先乎節用．用之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爲侈大．而用無節也．天下貢賦之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

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不足。必說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窮則危亂自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爲仐動爲法。以好利聞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無他。能自己用。外謹制度。絕權倖。無過費耳。正觀一朝。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宮中欲脩一殿。則想秦皇之過。不起其役。體不耐熱。公卿請營二閣。以避繁暑。亦念漢文罷露臺之意。不從其請。將幸東都。勅預脩乾陽殿。給事中張元素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長樂公主。勅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鄭公引故事言長公主尊於公主。豈得以親愛厚資送於長公主。上納其言。遂不越禮。其設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能。而無冗食。其養兵之法。幾內及諸路府兵。止六十萬。惟元從禁軍三萬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給。外皆散之農畝而養焉。其行賞之事。功者厚。賢者禮。內無嬖人私其恩。外無倖臣竊其澤。天下歲入之物。有餘用矣。故薄賦斂。厚風俗。其道德與前代聖主並。所爲得天子之體矣。嗚呼。爲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爲侈大。制度不立。權倖不抑所致耳。所爲侈大。物力固難以給。若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甚。權倖不抑。則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天子雖獨尙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己其用。復能謹制度。絕權倖。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財自豐。爲天子而得其體。著仁德於無窮也。

魏鄭公諫諍

論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乃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

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正觀十年魏公三上疏乃諫諍之著者然不過諫侈逸明任人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高致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眞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引前代治亂爲戒使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也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尙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事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魏公之諫必危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以爲忠魏公之心後之爲相者宜詳之

以高昌爲州縣

論曰中夏之於四夷天分內外之地也故嗜好不同服用不類禮義不能化人情不可通地形險固自限其所帝王能以德服而威制之常使不爲中夏患則上策也安可恃盛大之勢因夷狄拒命而伐之遂強有其地一強有其地不惟中夏之人苦戍守之勞又使諸戎謂中夏利其土壤各懷恐懼埃時乘隙合從爲患矣以太宗威勢州縣高昌之地雖保無他魏公尙以爲不可則帝王威勢之不逮太宗者愼無貪戎土以起大患也

立晉王爲太子

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禮若嫡與年者或昏庸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子泰長而有過立

晉王無疑。何至投牀自苦。取決于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主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善。人情可屬。無忌終不擅其恩。不如是。必起亂階矣。

親征高麗

論曰。正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肖息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一遠夷之臣。殺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示征討救援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堅不可動。遂使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命。已似忍心。況以萬乘之尊。與遠夷爭勝。又自輕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雄自恃。忽于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遼。褚遂良諫正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述延陀犯邊。可策本欲追擊。由魏徵苦諫。致失事機。以此激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勛級。牓殯地。則中國士衆殞命于遠夷可知矣。天子荷宗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不因中國之事。履危難。輕人命。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追谷。魏徵諫擊延陀事。謂之失策。如延陀犯邊。太宗命將禦之。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爲失。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勣順意生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劉洎賜死

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褚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詆大臣之對時已責其疎健太宗至自遼東不預洎謁見而深憂之或言詆大臣事亦與前疎健之語何異儻爲遂良所奏太宗豈前怒殺之迹其事狀近于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語又引馬周自明周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遽誅大臣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也蓋遂良後諫廢立皇后事以忠而被譴姦人從而譖構之惟恐其無罪故劉洎之子訴冤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辯其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于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爲詳正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愛憎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

後宮不著名

論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則事可動後宮至可動帝王以事則姦邪附之著名於外又況親族藉恩競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歲久後宮不無寵嬖但外不聞何人耳惟徐充容以恩顯稱絕不干預外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觀宮闈之政可知矣後代不能遵守神龍中上官昭容等招權于外廣植姦黨天寶中楊妃專勢干時務強親屬國事既亂數媪人及其家皆不免誅戮噫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下所奉制度必如古簡朴或不能則宮室服用既過于古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侈樂之意意有侈樂于後宮豈無所嬖寵在人情未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至容其私謁以

干國事。使咸屬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以竊權。氣燄既成。必生禍患而後已。則人君於後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主。不能不使亂政。亦所以安全之也。

降李勣爲疊州都督

論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利。臣以利報之。此歷代君臣之常理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有末。其謀謨智力。立功立事。爲大臣固宜然也。以其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子。正爲此耳。勣雖高勳重望。位尚書。預中書門下事。寵已至矣。使輔太子。敢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譴逐。使太子他日授以僕射。且人受恩於父兄。未有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又寵信之。豈於太子不盡力耶。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使不無怏怏。太子雖授以僕射。勣之機心。豈不曉其利誘乎。至廢立皇后之際。不肯盡忠。雖勣無大臣行。亦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高宗

命李勣爲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論曰。唐宋魏晉而下。歷代任宰相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由李勣自尚書授詹事。詹事卑於尚書。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中書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令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改授僕射。品已高而曰同三品。故無冕會要駁其事曰。李勣遷開府儀同三司。又改僕射。開府從一品。僕射從二品。今反同三品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

乎杜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三品當以階卑官高令所給祿秩同品耳據此似非位署後同三品者止記初命卒不以爲位號也

褚遂良諫廢立皇后

論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頗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陰譎之計構陷中宮爲國大醜且高宗自晉邸升皇儲卽位之年地震於晉久而不止是必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國家事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位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付託也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力爭於所議稍近中常之主當知事理甚明不可不念況高宗幼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豈全不辨事理乎但內惑嬖者之計外納姦人之言上不奉天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徇一時之欲以至於此心知王皇后無辜而憫之及爲嬖者戕賊亦卒不問此又孱懦之太甚矣使文武之臣蕃夷之長共朝嬖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未之有也卒使嬖者擅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甯顧望所致再李勣荷先帝付託于志甯任宰弼之重若稍助遂良及無忌、韓瑗、來濟之言姦黨豈能動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李勣志甯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廢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官爵明大臣之任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因諫而降明無罪也遣勣、志甯立皇后不書其官但名之明

勤、志甯、無大臣[illegible]賤之也。書臨軒立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體也。

卽位改元

論曰。人君卽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始。故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變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尙之。唐武德、正觀、雖爲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太子乎。事不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也。

長孫無忌黔州安置

論曰。人主之或讒言。由不知其人爲蔽耳。高宗於許敬宗。非不知其人也。如敬宗修太宗實錄。移威鳳賦事。高宗明知不足傳信。修史尙高下其手。他事固不可信矣。鞫獄之際。事外言所嫉之人。其大罪豈得信乎。況無忌親則元舅。位則三公。忠亮之誠。許國甚至。一姦人譖之。不自臨問。遂竄遐裔。此非不知敬宗之誣謗無忌之非辜。正欲快嬖者之意。使元舅以勳德重望。冤死遐徼。不惟昏塞之過。實不仁不孝之甚也。

殺上官儀

論曰。易有君不密失臣之戒。春秋有君漏言之譏。聖人垂法。使人君與臣下謀議。不可輕泄漏露。致罹其患。故申於易。著於春秋。丁甯如是也。況君乘怒自謀。使臣預議。一日推過於臣而殺之。豈人君之道。高宗

立武后。過惡甚矣。后延邪人行厭勝法。廢之固宜。方與上官儀定議。后遽自申訴。茲以不密所致。若便行廢黜。后亦何所爲。反懼后怒。言儀教我。此乃婦人童子之態。遂使姦人乘后之意。搆皇太子大臣殺之。士大夫無罪被逐者甚衆。后威權日盛。養成篡奪之勢。皆由高宗不君也。

乾封改元

論曰。太宗以功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措。歲時屢穰。其四夷之附。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前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慮己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雖賴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垂簾。威福不專於己。此大亂已見。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希闊儀物。誇耀天下耳。舉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連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與。姦人預慮天時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若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是果天佑哉。爲天下者切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追尊祖宗自稱天皇后稱天后

論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善名雖多。惟取一大善爲稱。不使名浮於實也。歷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祔廟之始。一二字爲定也。唐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宣矣。太宗以武功定天下。卽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推誠人心。幾致刑措。綱紀號令。治

與古同.諡文宜矣.今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高祖於堯之道.安可擬議.況稱曰神堯.人必謂其名不稱.既知不稱.豈非辱之.太宗加武與聖.此不謂過.但廟號久定.而增其名.又豈禮乎.二后號神聖.尤乖其實.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豈中宮之位.可當其號.此武后自欲尊大.妄稱天后.高宗遂稱天皇.因追尊祖宗二后.用掩匿迹鳴呼.天子徇后之欲.僭大其稱.瀆祖宗.亂典禮.此高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逢君之惡所致爾.

郝處俊諫令后攝政

論曰.處俊諫高宗不令武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高宗爲后所制.奪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高宗雖因目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處俊不顧禍患.懇諫其事.至引魏文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時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之計.不知有身計也.言既激切.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主悍后.義不能違.夫人臣有君.見大過而不敢言.臨大節而不敢當者.正欲保位避禍也.處俊當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忠言確論.力救其弊.義琰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終保大位.不罹其禍.如于志甯韋挺預廢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之意也.然終不免譴黜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不忠之名.爲所罪.又豈能保位避禍乎.然則事君者.固不可自計利害也.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於所值.所守者節也.不可不固.所值者時也.此不可必.惟能不失忠義大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請李敬元統兵禦吐蕃王師覆敗

論曰王者能知人能駕馭臣下則不敢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怨則國事濟矣李敬元不練邊事與劉仁軌立異此廟堂之上恥所不能忌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李令非將帥才決請鎮守使之敗辱此恃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李令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衂自損國威此昧於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一舉而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中宗

裴炎請太后歸政太后殺之

論曰裴炎死雖由直諫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簒奪之勢非一朝一夕爲之方欲因事立威震攝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卽位之初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讓國之言蓋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孱主豈能有爲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謂不堪輔佐遽行廢立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遂附武后爲之謀爾殊不知后旣能廢帝立少子天下之權皆出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素有異謀也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盜欲取人奇寶己預其謀旣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寶言得從乎言旣不從禍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爲人臣者惟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鮮有不罹其禍者蓋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慮復與人謀則不利於己故有忌之之意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不稱武后年名

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史臣修實錄撰國史者皆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之年列僞國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後史臣沈既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復大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合中宗紀每於歲首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紀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聖繼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證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號也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相

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之術也武后臨朝僭竊二十餘年所用之人姦正相半蓋后俊智之性有過於人謂不用姦人無以成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持大權者多賢才也如狄仁傑姚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天下事何慮乎故雖兇殘不道不至禍敗者以此也當仁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乏於時尚孜孜訪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僭天下大號恣行凶虐尚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推誠任賢天下豈有憂患乎

廢武后

論曰舊唐史書武后傳位於中宗蓋史官諱其奪也然桓彥範傳書武三思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於武后實錄書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事是廢之爲實今迹其實事書柬之彥範等遂廢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逼奪其位僭竊天號恣行兇虐毒流內外踰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終身無禍何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可諱也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於事不順是不達其理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於齊此莊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氏貶之則春秋之法可見矣武氏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凶威虐法爲害歲久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竊之號彊大之權復后之位爾復后位所以奉祖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罪人且作戒於後也

韋后安樂公主進鴆帝

論曰中宗眞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爾始以失道爲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德僭復正位享國永年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爲母所廢流離艱苦凡十五年賴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繫於後嗣故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復歸京師反正位昏庸之態又甚於前崇寵韋氏使預國政縱其姦惡一不爲意忠臣諫而不納凶人進而得計賢者罹罪邪者受寵紀綱法度紛然無一條理是中宗歷憂患二十年未嘗省過也未嘗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曉也世事美惡都不辨也昏昏然平等人爾故復位數年孱惑如故豈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

性歟。卒至凶婦逆女。結邪謀而不得正其終。由以至慈自貽其禍也。

唐史論斷卷中

睿宗

景雲年

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典法如是之重人君敢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禮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君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皇太子使主細務

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內外屬望之意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多難上象示變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奈何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奸人黨附從而逆謀賴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內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元宗

相姚元崇

論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荷天子之知非素蘊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用相姚元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召之張說讒言交結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敍紀綱大亂重以太平暴橫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才智固能觀時事之弊知變之之術一曰當國政順人心行之不難耳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翊舊勳素親倚任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適在疎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主知疎遠之臣可用付以大柄推誠待之使盡其心以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主宜以此爲用賢之法也

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論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王蓋稱其德也秦不顧德之所稱但自務尊極故稱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爲婦人所制綱紀號令不由於己其行事紛亂果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罵與笑耳明皇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

忘高祖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何必稽古。此人臣不忠之言耳。人君行事。不可泥古之迹。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不稽古道。無以成大中之法。況明皇英偉之主。志氣雄俊。臣下當以古道諷之。尙慮越逸。何得更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

酸棗縣尉袁楚客上疏諫娛樂

論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具舉。內外無事。實有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未爲大過。然深計遠慮之士。已憂之矣。蓋人情大抵好逸憚勞。志氣稍充。目前無患。鮮有不驕惰者。驕惰不已。憂患遂至。此事勢之常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無事。恃此自樂。驕怠之志。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益求美物作奇伎以奉之。心說意快。以寵其人。一寵之。則姦人之徒。爭奮其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日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樂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公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卽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俊。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卽位。勵精政事。委信賢佐。命盡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浸久。

志意漸昏。姦邪乘閒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略。雖務娛樂。猶倚任正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甚深。故久而後致天寶之亂。若中材之主。不及明皇才略。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稍縱娛樂。不待久而亂矣。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至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戒愼若此。後世之治。望堯舜遠矣。一時無事。得不愼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節。遊幸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滿。何必從禽獸。廣聲色。使姦人得以窺其欲耶。後世必法堯舜。常保儉德。恐有不能。但或嗜好於物。不可使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使有迹。外或有恩倖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好一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曲奉其欲。而有所希矣。倦怠一露。則邪臣陳安逸之趣。迎導其意。而有所要矣。假恩澤之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盛行。而政令撓矣。明皇在位既久。四事皆不能愼。故起天寶之亂。然則天寶之亂。原於楚客上疏之年矣。

盧懷愼遺表薦宋璟盧從愿

論曰。太宗嘗賜魏徵手詔。言嘗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窺見武帝奢逸之心。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懷愼與宋璟等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愼與曾言同而意則異矣。曾自以奢縱。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言。此正保位爾。其與子孫戒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愼清儉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可責。能與璟等深言。且力薦之。是使諫正於後。以此論之。懷愼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又能

薦賢者諫正於後。尙可掩過。如德望未著。見主過而不言。又不能力薦賢者使之諫正。此懷祿固位之人。雖竊一時富貴。千載萬世識者視之。當爲罪人矣。

用李林甫平章事

論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必能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休有一時之名。其言雖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其人姦佞可知矣。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辯其佞。既相之後。能議何事。況不知學術。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百奏請。但能希意旨。以取恩寵耳。況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當考其經世濟民。興道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而然也。況本因嬖寵而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稍明理道者。豈不復慮哉。況明皇天資不爲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主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累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而命之。以迎意希旨而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浸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忠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藩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威。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

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姦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已罹播遷之禍。民陷死亡之難。後世人主。得不戒之哉。

張九齡請斬安祿山

論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不能立事。軍國之務至衆。一人之智。固不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衆人之見。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諒其心。或以忤意厭之。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撫疑似之事。從而讒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謀議難合。且欲鬬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者爲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所合。及奏祿山逆狀。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衂。請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大功。本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衂。則勇銳亦不過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特以九齡議論堅正。多所違忤。又聽姦言讒閒。久有忌心。因不從其言而沮之也。噫。賢者忠於國而君忌之。謀議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但人主內倚姦言。外養大惡。遷播之辱。歸咎何人哉。

刑罰幾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

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尙致天下訟獄希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後效。明皇卽位之初。勵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相。盡

心贊助。故德化被於人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怠於政治。雖姦邪乘閒而進。尙有忠賢任事。未至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固君之大過。但惡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爲善之效。流風未改。故獄訟尙希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姦蹟漸露。取天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徐嶠輩小人。得希其意。妄圯微物。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愚民聽。明皇惑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擅威權。起大獄。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大寶之亂。乃爲惡之效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功。當顧己之行事如何耳。善惡之事。未有不效者也。

册忠王爲皇太子

論曰。國之廢立太子。可容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開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母善歌舞。寵之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耳。然立之二十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善。亦不聞有大過。可容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甫賊計所致。迹其本末。亦由張說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則愼擇賢者立之。可矣。何必卽位之初。急立太子。蓋方寵瑛母。用說其意耳。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眞圖。忠王奇表。實類聖祖。社稷之福也。太子在上。而說稱忠王奇表。比之聖祖。事果使乎。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耳。亦或有結王之意。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監國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來。言必從。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

潛議也若果以瑛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無大過何得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五年張九齡以直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直言林甫方肆凶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忠王也然瑛之才遠不逮忠王無以辯之但以國有太子而說稱忠王之美又不贊定立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致明白殺子之惡說無所逃其罪矣

用聚斂臣王鉷

論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富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足正觀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禮非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人才未盡用生民未盡蘇意常不足謝天子務德義如此所以言利之臣不能洽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曰恣侈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倖寖廣用度日增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誅剝生民而後已此所以言利之臣必用於時也韋堅以漕運寵楊愼矜以積財進至王鉷任用則剝割極矣民以成死邊追理舊課詔恩給復而廣收腳費冤痛之聲徹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有私乎且天子爲生民主民勤勞以奉之則賦之入固有常數入既有常用

得無節乎。故行賞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施惠於人。使內外稱之曰宜也。今乃恣奢日廣。徧賜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明皇用聚斂之臣。割肌膚。槌骨髓。以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斂極矣。繼以楊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帑滋廣。而內庫益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寵姦巧之臣。窮生民之力。則奉私慾。終乃爲賊資也。世之論治亂者。多謂繫之時數。今以太宗明皇之事驗之。太宗斥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明皇用聚斂之臣。而天下自亂。然則治亂果繫於時數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此。

中官輔琦琳稱祿山不反

論曰。人主信任中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傾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楊國忠以貴妃之親。極公相之位。明皇寵信。言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涕言之。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潛使琦琳往察其狀。是信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琦琳日在左右。我所親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琦琳之意。過於國忠。及爲琦琳所誤。遂成大亂。雖誅之何益。後之人君。信待中官者。可不慎哉。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

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尙慮威靈未張。安得爲強橫之態。以輕朝廷。卽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罪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方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穢荳之斬監軍。以荳起卑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己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況衆爲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且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晩爲讒人所閒。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當盡大公之心。尙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況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爲賊所害。軍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

救援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琯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琯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狡險人爲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不無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全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恨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敍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答曰愈敍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爲得實嗟夫琯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琯之流落以沒非不幸也後之爲相者戒之

烏承恩爲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以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遣人爲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

之。此豈國體也。況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爲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況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盡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爲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深李峴。不唯爲內臣所制。亦昏暗使然也。峴之名德。爲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誅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冤。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冤。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

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爲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爲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爲無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一閹人。以謾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爲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閹人強橫。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爲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憒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爲已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爲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爲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爲其讒間。遂罷其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動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爲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代宗卽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朝恩。崇牘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以平大盜而存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之曲。固不可失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

撓天下有事卽當大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荷眷寵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爲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有矣

顏眞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顏眞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聞眞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眞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眞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哉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眞卿之賢理宜知之載怨眞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眞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遠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尙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尙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眞卿不容於立朝大歷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爲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鎭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鎭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日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安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爲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鎭遂擁強兵署

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爲安。不能制馭也。大歷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讐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爲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承倩宣勞寶臣。承倩貪愚之人。不知廉恥。不識事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罵。擲於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臣。可不愼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歷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尙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慫人主。如爲之助。代

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爲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數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況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謂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不在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

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心殺害勳賢。仍誣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造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己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己矣。道明國常憲。使姦臣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爲君爲相。逞私欲而已。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鬬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雖與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兇悖。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所鞭撻而死。所過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竭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幾甸矣。中國藉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

泚交通。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遭疾疫而退。不然。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賊雖耗亡。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官。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懇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逐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中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爲。顯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爲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爲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

大用。乃諭晟與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主意。爲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爲德宗寵待。言無不從。齊映居相位。雖年顯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延賞嘗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姚晟社稷大功。欲用劉元佐、李抱眞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眞輩不平。遂亂邊任。又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數員以解謗譏。作相數月。銳意報宿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尙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爲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爲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爲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況平大亂。爲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將出擊。授以節制。大破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承間譖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會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譖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爲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焉。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

德。時無與比。尙疑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鎭而復爲跋扈計者。往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爲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罔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泰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己爾。崔損歷官淸要。無善可稱。一姦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爲相。居位八年。略無能效。惟過爲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容。寵之終身焉。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淸潔守正。才識高遠。論張鎰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平涼之會。爲戎所詐。尋如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機。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專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忠之效。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爲姦人所間也。賢者旣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不整。朝綱日紊。但容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爲退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左右也。是必密爲邪佞之計。干進於時。奸庸得志者。以其附己。趨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職。但爲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勳勞。

濟物有何謀議助國有何風[illegible]著時由賢者所薦耶由權倖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爲何如苟以循嘿爲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於國知無不爲其意如是豈非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疎棄之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illegible]可貴者如李靖在正觀中任僕射功名盛大恂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鄘在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爲宰相知倖臣所薦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開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欲命判戶部澳嫉搢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正女庸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眞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雖平之尋爲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爲子孫業至元和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至大亂憲宗又以鎭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鎭相爲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鎭相結正爲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鎭救援何必又如前日伐鎭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諸鎭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偏任一將故力敵權均爲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爲帥不能領事必偏任一將所任之權重衆心不服則六十年均任之計爲賊中患矣衆既變起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起主兵權懼它鎭攻討非納彊土歸朝則存立不得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眞廟堂之謀也初吉甫請用兵討代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之事以平常之見尙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

矣。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回日處置。賴絳力爭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亮。視吉甫爲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之人也。但恥智略不逮於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使凶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爲也。夫宰相謀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贊助。若宋璟與蘇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蘇順其美。奏對則爲之助。故璟得奉其才。爲開元賢相。蘇亦獲美名於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輿同列。絳吉甫同於憲宗前論事。形於言色。其詣理者。德輿亦不能爲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列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循默不言。斯爲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爲姦回也。後之爲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爲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自計。必謀之臣。臣未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辯之不至。則惑。惑則其事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爲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矣。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鄰、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

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於都下。害武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眞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收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鄘辭平章事

論曰。李鄘辭平章。舊史謂鄘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鄘初爲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燄。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叛兵禍福。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鄘之風節如此。元和初。非鳳翔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鄘奏罷之。其不附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寵。鄘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薦鄘。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鄘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於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撓我事矣。鄘之意止於此。豈欲其薦己哉。君子進用於時。不可失其正。況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稱同爾。若謂鄘素不以公輔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況鄘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

許爲宰相也。鄙恥爲宦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貴。以全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卑猥。自權倖以進而不知恥者。乃謂鄙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固注意於相。天下危。亦宜注意於相也。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畏。德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眞、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卽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啓其機斷。機得武元衡、裴珦、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渙之地。得爲王土。四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也。則所謂天下危。亦當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難易。何繫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燧、李抱眞、李晟之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實繫於相也。建中元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二三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旣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況朱滔等未敗。河北旣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爲哉。

但燧與抱眞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爲險薄。專招怨讐。必無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尙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澭代汝。黃裳既薦名將。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於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於相。豈不章章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爲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鎭鄜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鎭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意。奸人皇甫鎛本以聚斂進用。至爲宰相。度極陳鎛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入言之。鎛於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眞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

事。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鍔。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鍔以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鍔得專養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鍔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姦。不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尙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爲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下。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爲相。止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鎭。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爲相。逐度出鎭。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平定兩河。然鎭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鎭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答曰。長慶初得幽鎭。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故國威大振。鎭州視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愛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鎭帥懼。幽自爲

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罷相穆宗。得鎭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爲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尙致天下獄訟稀少也。況蕭俛、段文昌建議銷兵。先已失策。則植罷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鎭。魏博亦爲賊臣所有矣。若憲宗旣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勳德爲輔。必不至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旣已逐賢相。穆宗爲君。倖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弛。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卽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曰。常爲裴度因事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爲。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爲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爲身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於天

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卽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綾綺。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此觀之。本非荒時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爲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過。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爲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閒。閒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賤武將。減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君常以毬獵聲樂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使一日盛於一日。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疎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況冲年之君。卽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於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言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窮日夜惑亂所言者多徇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責罰之禍及。乃行弑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弑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凜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爲翰林學士。穆宗卽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爲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宣聲所學。盡忠卽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略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鎭於蜀。遇昭愍冲年卽位。首進罷畫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固恩寵。以至纖悉掊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於此。人臣已爲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爲主所疎矣。已必無過。亦不爲辱。至於名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導侈欲。以固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爲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爲意。不奉君之侈欲也。觀德裕之賢。視元穎爲何人。蓋元穎寵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卽位。又縱侈樂。厚儉人。二長君尙若此。昭愍童年。尤富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寬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斂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尙書僕射之位。反以固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裔。後之爲將相者。可不戒哉。

辨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之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

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跡讒之於君矣君子被讒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於人便於己險邪佞皆可爲所以常勝於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韋數大臣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宜細詰之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韋同心國事知無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韋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知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以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明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助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鎛之邪黨如鸞鳳之與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爲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

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卽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黨。明報仇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所憚。賴韋貫之厚不肯。凶險氣燄。言度之大賢。雪紳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黨。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然觀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與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功勣。又裴度常薦之作相。爲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劒南。雖因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以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爲姦人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鎭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比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黨嫉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朝之善士。多目爲二李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於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

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兩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疎之。則公矣。

制內臣

論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尙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死。時亂。力士貶死巫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牀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於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狹陝州。詔諸鎭兵赴援。諸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中尉。儉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鎭。內取要官。文場仙鳴。權任既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盜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鎭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賄事所連。出爲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爲穆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

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內寵臣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遁。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甚也。憲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宗之功。位至右衞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有保衞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主獲令名。死有光寵。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卽漸不好。頗得其實。楊嗣復不願事理。但謂覃議己要君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成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爲治。論議勤切。文宗嘿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敕長吏奉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邑害人。悉使除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衞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鎭朝廷侍將相舊禮。一指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

尙書等論朝廷事。文宗聽後宮之言。議廢皇太子。雖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於太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千餘家。此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己。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爲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爲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爲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之也。

不能制內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儉。尙仁惠。納爭諫。重儒術。時與大臣論國事。勤勤懇懇。以致太平爲念。茲可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體。明斷爲大也。若乏明斷。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卽位。惡內臣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黨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其權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覘之。使本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與大臣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付外廷勘鞫。雖賴衆議。稍辨其狀。申錫竟不免貶逐。當時若出告者付外廷推究。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其黨易敢附之。況馬存亮輩。本不與之同心。去之何難。既去守澄。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復驕橫也。此機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爲。文宗若法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其黨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珏等。不惟褊狠之過。乃不思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卽位。晚節無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爲儲貳。李珏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於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旣卽位。陳王、李珏何罪。乃聽士良之譖。乘褊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珏。雖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賢。可無他慮。若幼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正議其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不至。豈非召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爲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甯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算。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鎭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

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師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懼。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必有顧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卽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幷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與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黨旣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懼位高而禍至爾。旣知其禍。何不益脩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於人。竟爲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君於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於事。以成勳業。而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失。惟太宗得之。正觀中。陳思合上拔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於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史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爲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旣專。權勢自重。權勢旣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

怨者攻之。肯帖帖乎。必至於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尙致太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爲害大矣。或曰。既稱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答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於行事。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於牛僧孺李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平上黨之際。奏逐僧孺輩。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因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詰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望爲集賢學士。無故能職。是一徇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得。何得一徇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平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武宗所禮。舊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與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嘗任宰輔。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之。牛僧孺雖宗

閔黨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退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禍。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於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己而忿及涯、餗。子孫避禍於上黨者。已爲亂兵所害。又爲勅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於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蓋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亦能施爲。或德裕專權。不容我之施設。任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於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於己。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小節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於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閒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區區爲善。止於小節耳。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況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爲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禍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眞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爲武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於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勢陷人恣行貶逐二兇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於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罔無遠謀。以救世患難。雖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機。但同列盧倚奸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祿山輩。但困饑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亂。由朝廷衰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賊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賴畋作帥於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鷹門兵至。得以平之。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遏其銳。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孜兇橫。怒畋公正。與奸黨誣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於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嘗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圖立功朝廷。又與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奏討。甚得人臣之體。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悛。況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

矣。兇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鎭觀之。亦未必敢爲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機便。卒致諸鎭交亂。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求賢傑。志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鎭相結。方鎭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固權位。亦結藩鎭爲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尙與朱全忠交通。崔昭緯輩。固宜交邠岐矣。內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以至於此。昭宗欲何施爲乎。加之輕信易動。動而無謀。何以制服諸鎭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已厚。但爲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鎭舊帥。豈有不順之勢。數鎭旣順。使讓能賢相經營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贊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爲。但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鎭交亂。車駕不能甯處。復留兇逆之人。久爲輔相。與巨盜晝篡逆之計。乃亡唐祚。哀哉。

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祕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泊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君大略皆在史所不及議論英發皆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久若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宇書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道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公既卒詔取其書藏祕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遂良不譖劉泊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君大略皆在史所不及議論英發皆與人意合者甚多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欲僕別書此文久若以爲之翰不朽之託何也之翰所立於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況欲託宇書之工以求信於後世不已陋乎

曾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與人言反覆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道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篇以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於此可以觀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曾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翰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薦之除祕閣校理累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著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翰古詩一首

南劒州州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劒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令鏤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學錄劉光。學錄學正鍾世英。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劒州州學教授張敦頤。鄭待聘。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王鎡。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許興古。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板於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於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故用編年法。著唐紀七十五卷。歿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版南劒州。端平間。復鐫於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鑒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竹垞老人書。

南劒州州學准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議唐史論斷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錢雕行。申乞依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劒州通判王朝奉詳定外。牒本學照會。續准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實有益於學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令鏤板印行者。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學錄劉光。學錄學正鍾世英。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劒州州學教授張敦頤。鄭待聘。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王鎡。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王以詠。右朝奉郎知南劒州軍州主管學士許興古。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鋟板於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本。鋟板於東陽倅廳之雙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鋟板。

唐史論斷三卷。宋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許州孫甫之翰撰。甫以劉昫唐書繁冗失體。故用編年法。著唐紀七十五卷。歿後。詔求其書留之禁中。此則其論斷也。廬陵歐陽氏、涑水司馬氏、眉山蘇氏、南豐曾氏、交歎美之。紹興中。曾鏤版南劒州。端平間。復鐫於東陽郡。今則流傳寡矣。繹其論議。覈而不苛。非若尹氏、胡氏、通鑒發明、讀史管見之少可多怪也。竹垞老人書。

跋

右唐史論斷三卷。宋孫甫撰。按甫字之翰。陽翟人。事蹟具宋史本傳。著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已佚。此其論斷耳。王偁東都事略。邵經邦宏簡錄。均稱其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歷其間。而聽者曉然。如見云云。殆並用歐陽廬陵所作墓志語。宏簡錄又稱其按祖宗故實。核當世之治。有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惜亦不傳。又稱忻州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未有如此之久者。則援唐高宗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其後昭儀幾移唐祚以諫。蓋指温成事云云。而是書於高宗、中宗兩朝。武昭儀事三致意焉。正未必不爲温成而發。四庫提要已著錄。吳白華省蘭刻於藝海珠塵竹集中。近購得吳中吳枚庵翊鳳祕籍叢函鈔本。亦及是書。特互勘而重刊之。咸豐辛亥驚蟄後。南海伍崇曜謹跋。

新舊唐書雜論

李東陽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借月山房彙鈔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先故據以排印並附借月所載提要於后

新舊唐書雜論

明　茶陵李東陽賓之著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爲太宗之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然太宗固可與爲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然太宗無臨湖之釁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于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善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高宗而至于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以爲子孫之地□□□□也又忍棄其流涕齧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恥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卻而陰內之。豈眞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

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可不可之間。不能以毫。而況褒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賕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褒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元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上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馬蘊古以獻策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賕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于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歟。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于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乘慕名徇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余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欲。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

傅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啓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

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贓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于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于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以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啓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壅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賈充負弒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謚。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弒隋煬。亦賈充耳。唐臨乃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謚。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充周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弒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高祖之青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

正名定罪于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諡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諡之饋羊。猶存後世之譏議。不及于廷而惡諡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王立諡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于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庶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己。而欲立類己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己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殿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己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己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己者之禍。故太宗啓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而況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及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末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妲己。而極于呂后。褒姒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媛亦以爲褒妲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

乃出於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過奪嫡至于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有假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況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不得不爲中宗、元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也。事成則揆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而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懲倚怙肆。必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苟若絕之于先乎。唐元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使其竊勳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蟲上亂下。至于播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元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元宗。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疏也。其後高宗、元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攣如。家人之嗃嗃。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

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君悔弒君。而自憂傳諡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弒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量與弒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唐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汩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於悔乎曰慎。

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伏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鄒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辱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以體者也。其於流槩有所未開。然則孰爲近。曰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于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

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致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元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昔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机上無留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議何哉

君子之去小人恢難小人之擠君子恢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磐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祕之計乘其罅而巳之其爲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旱魃之辭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恢言皆欲退小人連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元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蓋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啓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于元宗有何閣閣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愼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

較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于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既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不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崔全誨之徒不免出于宋流。力士啓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況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其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爲計。有問則辭曰。臣有閒廷之役。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國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救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元宗當播遷之際。忻耄既極。無尺寸之策。決于一走。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卽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元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宮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既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册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遜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卽位也。未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卽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蒙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

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隙。吾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奸臣也。宦官也。惟元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元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士也。栖連夤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臧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元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翅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于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倏爲元帥。泌懼其偪也。諫而歸之俶。及欲以俶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俶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俶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知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深到。足以深中人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己于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搆既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彊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決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於其閒。進退不以介意。幸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深中乎德宗。而料元載之不能害己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小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深矣代宗惡李輔國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剗除而旋已受弊終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故小人有恃而爲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興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偪而成于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曖之故受昇平公主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此太宗所不能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讓功臣以爲唐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諱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糵之乎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耳自元宗啓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矣而況以肅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元宗之

身。遂有挾禁兵以行刦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於是稱兵犯闕。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再踣。以至于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愼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衆七萬。欲拒朝命。未有以刦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其四萬。使悅耤以激其士。刦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高獻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悅。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鎭而適以助奸。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

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誅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奸也。而德宗淫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既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信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于馬謖之違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救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甫、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

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璘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事。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羈勒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翃輩數人。追及于咸陽。而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八。蓋是時得間者先出。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難于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中。德宗之得赴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奮筋。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責秀實之死。與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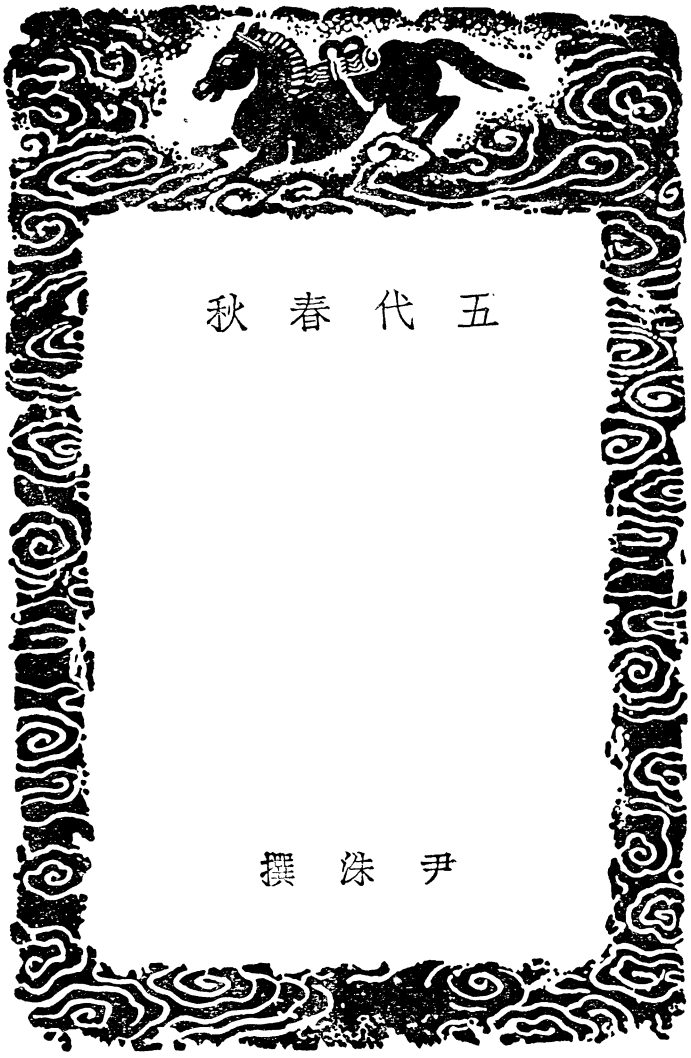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瑊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瑊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恤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達命以從。宦亦可也。

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閒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衞。以遠嫌。夫閒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既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衞以自解於離閒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而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啓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與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元之捷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孝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元元皇帝降于朝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欲格之。猶將不能。而況末必知之乎。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明李東陽撰東陽有東祀錄已著錄是編摘唐史事蹟辨其是非所論太宗明皇之事爲多持論亦皆平允然東陽依違避禍固位取容其論宋璟不與反正之功無害宰相之體實陰以自解其論狄仁傑褚遂良優劣謂二人易地仁傑必能強諫於武后初立之時遂良必不能成功於武后既篡之後及論德宗猜忌元載凶嫉李泌能周旋其間亦憮然自以調停爲功其駁胡寅論高力士一條及論姚崇任諂用詐一條亦欲以持論之正自蓋其所爲也



五代春秋

尹洙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學海類編及讀畫齋叢書
皆收有此書讀畫本經盧
文弨校正故據以排印

五代春秋卷上

宋 尹洙 撰

梁太祖

丁卯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卽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五年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戊辰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六月戊申。淮南張灝弒其君渥。吳人誅張灝。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于幕谷。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朗州。殺需彥恭。

己巳 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都。殺雍州王重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鄜、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庚午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薨。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

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柏鄉．

辛未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晉師圍邢州．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壬申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棗強．進次蒼縣．圍之．晉人救蒼．帝還師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四月己巳．帝遂幸東都．帝不豫．五月甲申．還西都．辟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中．十月．懷英師敗于白徑嶺．十一月甲寅．葬太祖皇帝于宣陵．

末帝

癸酉　乾化三年．二月．帝卽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掠．殺杜曉．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十二月．晉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甲戌　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下．

乙亥　貞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三月．魏博賀德倫叛于晉．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六月．晉王入魏．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七月．劉鄩帥師侵晉．十月．誅友孜．十一月．改元．

丙子 二年二月王檛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劉鄩及晉王戰于元城鄩師敗績三月晉人取衞州、洺州六月晉人圍邢州七月相州張筠逃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寶拔以地入于晉滄州戴思遠逃歸滄州入于晉晉人又取貝州盜殺鄆州王檛

丁丑 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晉人來取楊劉

戊寅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彥章帥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戰彥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敗績晉人遂取濮陽、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己卯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三月兗州張守進拔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城不克八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曲瓚師敗績

庚辰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李嗣昭戰鄩師敗績

辛巳 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弑其君鎔四月陳州友能反帥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都所廢

壬午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八月

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癸未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帥敗于中都彥章致于師晉帥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癸未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卽位于鄴都十月戊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甲申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四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乙酉　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庚辰帝還京師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趙光胤薨大旱秋大水七月皇太后曹氏崩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伐蜀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十一月蜀王衍降

丙戌　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帝殺弟存乂及李繼麟二月康延孝據漢州拒命盜殺貝州陷鄴都李嗣源帥師討鄴都三月任圜帥師克漢州誅康延孝李嗣源入于鄴都殺王衍乙丑帝幸汴州次

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逆。帝崩于絳霄殿。

明宗仁德皇帝

丙戌 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子。帝卽位。甲寅改元。七月。葬莊宗神閔皇帝于雍陵。殺豆盧革。革說。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十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丁亥 二年二月。誅郭崇謙。三月。荊南高季興叛附于吳。廬臺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水。汴州朱守殷拒命。己丑。帝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戊子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凝。

己丑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璋。荊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庚寅 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楚王殷薨。贈國公。仁矩薨。

辛卯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五月。誅安重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壬辰 三年六月。河決衞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癸巳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榮爲兵馬元帥。十月。赦李彝超。十

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榮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閔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卽位

甲午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王思同歿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衞州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衞州

五代春秋卷下

後唐末帝

甲午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卽位乙酉改元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乙未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月閩王延鈞薨大饑

丙申 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師討平之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迫京師辛巳帝崩于元武樓

晉高祖

丙申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契丹十二月乙酉帝幸河陽餞契丹大相温

丁酉 二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安州盧文進叛奔于吳三月庚辰帝幸汴州趙瑩使契丹六月天雄軍范延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信、重義七月誅滑州符彥饒盜殺安州周瓌

戊戌　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球誅張從賓。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七月作受命寶九月范延光降杖之十月建汴州爲東京馮道使契丹。

己亥　四年四月廢樞密院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西京大水閩人弒其君胡。

庚子　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辛丑　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河決滑州八月壬辰帝幸鄴都十月襄州安從進拒命高行周帥師討襄州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榮遁歸趙王元瓘斃。

壬寅　七年正月枕重威克鎮州誅安重榮五月帝不豫六月乙丑帝崩于鄴都保昌殿。

少帝

壬寅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卽位于鄴都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顯陵。

癸卯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大饑。

甲辰　開運元年五月契丹陷貝州乙酉帝北征次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帥敗績甲寅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州七月改元八月閩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羲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乙巳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祁州杜重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甲申帝還

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丙午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沒于師。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丁未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張彥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漢高祖

丁未 元年二月。帝卽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欒城。五月丙申。帝東幸。六月。殺邠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宏佐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戊申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隱帝

戊申 元年二月辛巳。帝卽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倧。十一月。殺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

己酉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庚戌 三年二月初舉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楊邠、史宏肇、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宏義滑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視師師敗績侯益焦繼勳拔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贇馮道往徐州迎贇誅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希萼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于宋州

周高祖

辛亥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卽位八月葬漢隱帝楚人殺希萼十月吳滅楚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

壬子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吳人復楚地

癸丑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甲寅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帝祀上帝于圜丘改元帝不豫壬辰帝崩于滋德殿

世宗

甲寅 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卽位晉人及契丹寇潞州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馮道薨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乙卯二年五月王景帥師伐蜀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十一月克鳳州景範薨
昔王崇薨
丙辰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吳師于正陽甲寅帝次正陽吳王來貢方物五月
乙卯帝至自南征七月皇后符氏崩
丁巳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十月壬辰帝南征濠、泗、泰三州來歸
戊午五月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師圍其城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
至自南征
己未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莫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癸巳帝
崩于萬歲殿
恭帝
己未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卽位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庚申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宋

丁亥冬十一月初九日黃昏假得馮己翁卽夕揮毫漏三下錄完　林宗志

薛氏五代史敍事詳核而帝紀未免冗煩尹師魯五代春秋書法謹嚴歐陽史帝紀所仿也論者多病其太簡然於十國興廢大事必書視歐陽史之不載於紀者爲得史法矣傳寫多脫誤鮑君以文以葉石君鈔本見示因取盧紹弓先生校本對勘參以舊時所見本爲校正四十一字至張顯作灝漠谷作幕薛歐二史本有異同今仍其舊云邵晉涵識

乾隆丙午閏月從知不足齋假閱復爲校正數字　趙裏玉

乾隆癸丑仲秋校補一字删一字改六字文弨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史論斷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潘同貴）

G一八七六上

張朱